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 范衷

檢討

臣 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潘庭筠

謄錄監生

臣 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

藝文記十四

國朝

廬江書院記

李振裕

臨江之有書院自宋張洽黎立武始至明梁寅而益盛  
後之官是土者剏立修復亡慮十數今雖不復存而流  
風遺俗未泯則前人之澤長哉夫以政治者為上之事

以學教者為下之事古人蓋有政傳而學不傳學傳而政不傳者論者遂岐而二之非通論也政學出於一者也而學之永世逾於政君子之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蓋不可以世計矣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言游氏學於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孟子推論仁義發明大道而其言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教又濟政之所不及者也宛陵施公分守湖西者七年公蓋以理學世其家上自濂洛以逮姚江盱江之說童



而習之其官湖西蓋以學而政非以政學者也撫三郡  
之衆力之所及者殫於事力之所不及者瘁於心爬梳  
薈櫛於簿領之間不以為勞既董勸賢長吏敦廉樹德  
又日進其士大夫與其秀良噢咻而教誨之袁吉之間  
為講堂者數處而吾吉青原鷺渚之會嘗千百人又別  
新景賢書院以益之臨江公駐節地講席無專所士大  
夫亟相厥居而公不可今年秋公以奉裁將去臨之人  
如奪其慈母而失其導師相與咨嗟流涕乃建鹿江書

院以永公教澤數日遂落成郡邑之勤敏士民之趨事  
不於公節鎮之日而於公去臨之時夫豈有私意哉大  
賢不惜其位之去而悼其道之不行不顧其民之德我  
而願其民之自為德使夫堂成而登其堂鼓鐘鞀鐸之  
音日在於耳油然而禮義興鏘然而絃誦作以是報公  
不猶愈於俎豆公邪方有輯王之典星言夙駕而長吏  
士大夫皆固留莅書院講會竟日不忍別亦可以見教  
澤之入人深也公名閏章字尚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

己丑進士

樹滋堂

御書扁額恭記

欽惟我

皇上聖學高深卓越萬古宸章寶翰尤歷代帝王所不能  
及至鍾王虞褚輩僅堪承蓋扶輪皇哉唐哉天地昭而  
星辰列也臣振裕屢被恩施扁額橫幅挂幅三叨寵賚  
榮感已極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允閣部諸臣之請為書

堂額臣先人原兵部左侍郎元鼎嘗顏樹滋堂三字於里居私第臣錄奏陳乞於初六日命近侍捧出賜臣瞻仰之際伏覩天章雲漢光燭九霄蛟龍岌纏鸞鳳軒翥鉤環珥抱嶽鎮山安拜渥自天感恩無地謹裝潢真蹟祕藏篋衍雕鏤填本煥耀棖題別令善手鉤臨刻諸琬碑傳之永久臣於是舉而歎我

皇上之盛德至矣極矣勅命惟幾日昃勤政而宮庭稍暇必先翰墨見依仁游藝之學焉太陽朗照體高穆清而

仰承末光輒霑慶霽示章天作人之化焉情慙於晝接  
恩隆於下逮報無涓埃錫逾山岳如春風湛露及物而不  
自知似家人父子一體而無隔膜煌煌美善具茲鬱鬱  
三大字中矣猗歟盛哉抑臣因是而自警也古人云樹  
德莫如滋先人既取以名堂今者又拜賜奎藻奉為謨  
訓則夫事主之恪共居官之廉慎以勤莅事以寬敷教  
體

聖慈而惠百姓貽清節以安子孫用以稍復其生初之固

有者敢不勉自砥礪植其根而培其本濡以澤而沃以膏哉臣奕世之至榮夙夜彌滋惕矣

重建太常黃公表忠祠記

周開緒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芳聲忠貞懿行既已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流懔懔顛沛又見於劉侍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謀逆之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時始邀詔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之不

能久鬱而食報明裡允昭論定也因公後裔守墓崑山  
隨已立祠墓所其分宜專祠則為督學邵公所建時有  
四明周君諱應治者來令於茲會公六世孫雲告請復  
籍賁牒回里周君為之查復其祖塋基產又以修理縣  
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為置祭田三十五畝零并地三  
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綿祭埽不意雲竟乏嗣祠墓  
無主厯今百數十年棟宇傾圯垣斷砌徒存俎豆虛  
名衰草寒烟幾失邱壠舊跡良可慨焉予始至瞻拜公

祠相顧淒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植綱常為人倫儀表  
豈可使祠宇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司之事何敢以職  
微祿薄物力維艱為諉用是免捐庀材以為首倡益以  
勸諭設法而構成之雖限於基地舊貫不加而廟貌聿  
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邵公創建遺意至黃公所  
葬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處各鄉越雲回籍復業  
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為隣近所侵甚至有毀滅舊  
碑冒為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念先賢祖墓允宜防護



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就萬  
歷十四年周君勤志各地名逐為清理但誌載簡畧稽  
勘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為指  
點始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為里民  
舉報者並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  
者之有心焉

重築松沙港石堤記

高夢說

余領信州之三年弋陽令陶君耀以書請於余曰弋邑

古餘干地勝國時戶口殷庶科第後先相望乃今敝陋日甚訊之耆舊僉謂弋有松沙港者形家所云胎元水也舊築石堤捍之使其水環縣今堤壞水走而西則氣洩矣誠欲為弋復舊觀則修堤之役不可緩耀採其議將謀興築焉余即報之曰修築誠善政但興大役則胥徒且因緣為奸利幸謹察之陶君固雅習吏事聞予言益自綜覈先率屬捐貲凡工力財用皆臆度口畫擇里民中耆碩有德者掌之無所旁貸一以鼙鼓集事而士

民之輸力與財者皆鱗集麇至忘其勞且費焉工始庚戌四月迨辛亥正月而堤成長二百餘丈高六尺廣四丈用石二萬硯松木五百株用力一萬餘工用錢一千餘緡陶君又以書來告成且索余記噫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令之治邑猶主人之治家治一家者凡家之內若門若堂若寢有頽壞弗治者必以時修葺焉否則家政替矣治一邑者凡一邑之署舍城郭與夫道路堤堰之屬有頽壞弗治者又孰非令之所宜修葺顧今

之為令者往往傳舍其官苟圖便安惟冀旦夕遷去斯已耳或銳意興作用民財如泥沙役民力如馬牛小不中程鞭笞及之工未成而怨已集矣陶君之令弋也久能信其民而又敏於為政凡學宮城垣衙署之侈剝者既已相其所急而先圖之矣至是復築堤以為弋民百世計畚杵雲集錢米波屬大功既成烝徒欣欣可不謂吏之勤且良者哉至其盛稱形家言不過謂民可樂成難與慮始姑借是為鼓舞之端耳若以為誠然是為吏

者不必修教養之方為士若民者不必講積學力田之業而惟恃此湯湯之水嶄嶄之石可以規富庶而有餘豈非惑之大者乎予故叙是役之終始而更白陶君之指以告後之宰是邦者

重建大義橋記

曹鼎望

昔尼父稱鄭公孫僑為古之遺愛而子與氏斷其濟人溱洧惠而不知為政然則成杠成梁固平政之大事良司牧不容忽然置之者也信州當閩越之衝屬邑鉛山

在郡之南偏與閩地相錯如繡山高而峻水清而駛其  
關曰分水溪曰紫溪懸泉飛瀑奔騰瀉遠郡郭而北  
以入於江以故波濤猛惡每春漲秋霖野船橫渡陽侯  
肆虐行人之飽魚腹者往往見告非有橋以通利涉其  
屬民也特甚稽之縣志縣北百五十步有大義橋其舊  
有名之曰通津者有名之曰思政者若夫大義之名則  
自貞元初禮部侍郎劉太真守郡時橋適當傾將謀更  
築而水勢洶湧立石維艱有僧大義者以戒律稱擲鉢

而成墩工乃克竣後遂名以大義崇佛道也自唐而宋而明屢修屢壞

國朝順治十四年知縣王應泰捐貲首倡暨士民之輸將商旅之協助幾三十金而橋始復其舊蓋迄今二十四年矣康熙甲寅年間又燬於寇余於戊午夏來守信州羣盜如毛七城孤寄朝夕惟女牆蔀屋厯念白鶴蒼龍未易賦也已未仲春錦州潘君子璧捧檄為鉛山令與余籌策破賊自夏徂秋招其黨從僇其元兇而六年

之寇患一旦廓清庶幾得為政之本乎顧以政尚養民而養民之政莫急於通商鉛山固昔年萬家之邑也江浙之土物由此以入閩海濱之天產由此以達越推輓之用負擔之舉裹糧之侶日夜行不休所以集四方納貨賄者大抵佐耕桑之半焉今乃鄉井邱墟戶口零落以至此極設非郡守邑令相其急而調劑之何以起瘡痍而振乏絕耶是此橋之重建也為通商也為養民也盖可緩乎哉獨余棘人樂樂行將素衣歸里慚無善政



以留此邦則拯溺之恩利濟之懷不能不於潘令有厚期矣

重修大有閘記

郭曰燧

善為治者必使野有恒豐之田而後國有恒足之賦故禹之任土作貢也先之治水其決九川距四海以除其害之大者豈乎不可及矣若濬畎澮距川則去害而兼收其利後之言水泉之畜洩者師之輓近世知急田賦而不知水之為利害非誠不知也課吏者惟治賦之贏

紂為殿最先王坊庸之政謂宜民間自為謀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謂之不急是以莫肯盡心惜哉其不講於足賦之道也余近鄉大有圩外臨章貢之交漲內受陵阜之下流匯澤為湖週遭延袤為田若干畝備潦嘗什之七旱什之三潦則使水毋衍溢而爭地旱則使水得引注以溉田惟閘之開閉是恃此大有之號為沃野無凶年按仆碑載自弘治十二年郡守祝公創建厰後屢圯屢修鄉先輩文字可考者萬厯十五年則萬公恭康熙

五年則李公明睿也康熙十三年又圯時滇閩變起而湖寇在門庭大師繹絡供億亟於上輸將困於下勢固不遑及此幸亂少定而兵燹之餘歲數不登顧安所得匠石之費年復一年澤不陂障客歲圩民合詞請之郡守諸公保宥邑令王公養濂則恨疾苦上聞之晚也既得報即各捐俸為倡選幹員董之本圩相勸計畝出貲圩長領其事又得行僧六穎六素為之廣募時多好義樂施者工訖有成嗚呼世嘗以愚民難與慮始至若仰

事俯畜之產無歲奚資况乃王稅之不供身撈繫妻孥  
為鬻可謂急矣然而十姓百族之子非登高而招雖家  
到戶說如築室於道謀求其一心齊力也難昔人又謂  
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故鄭國之役謂足疲秦西門  
豹之治鄴渠人亦煩苦由是言之則長吏以民事為已  
任尤難得也今觀我郡邑之長不以簿書之所不責而  
鯁鯁然惟恐不及宜下之懽忻鼓舞所為而成由是此  
一方者田賦之源以裕所謂有恒豐之田斯有恒足之

賦無復有逋負以累長上者矣孰謂簿書之所不責者  
無益於殿最哉募僧來屬余作文以記之夫余之言語  
氣力不足動人曷克追蹤萬李兩公而不能已於言者  
君子之舉事也必計久遠始事者莫不欲其長存而其  
後或至於怠廢自昔賢智為民捍患興利者遺迹往往  
而在使後人皆如前入之心則民之受其賜者誠未有  
艾雖謂之萬世之利可也是不可無記以告來者

興國縣學初建明倫堂記

楊顥

學以明倫為本所以納民於善而遠於邪非僅講章句  
課文字已也漢唯京師有太學宋慶厯間廟祀孔子如  
唐乃詔郡縣各立學而士不滿二百者不與焉是以有  
無學之縣興國固小邑宋始建學於南門外其後遷徙  
不一紹興中再遷而建於北隅即今址也明嘉靖壬子  
遷於治平觀十年而復天啟癸亥遷於大乘寺十有七  
年而復然唯先師廟落成順治戊子罹於兵燹康熙甲  
寅罹於寇廟貌僅有存者辛酉壬戌前令黃君惟桂乃

建先師廟兩廡戟門暨啟聖祠規模畧備獨明倫堂尚缺有待吳江張君尚瑗以翰林出宰斯邑始至謁先師廟見諸生無講肄之地慨然倡鼎新之議適歲荒未果迨暮月政洽民和乃於廟右隙地荆榛瓦礫之場建明倫堂計工論費邑諸紳士皆蒸蒸樂輸君捐俸强半設冊以稽數選匠以任工工值視民間稍厚以鼓舞其用力召諸生之有行誼與吏之能者董其役朝夕親往督之堂東西各兩楹堂之後為尊經閣前為儀門各五楹

始於康熙乙酉九月成於丙戌三月帥縣之耆老子弟  
共登斯堂每朔望親講

聖諭誦訓飭士子文敦勵品行又以二程及諸子遺書性  
理大全上溯漢唐宋儒經學注疏村塾俗師茫然未曉  
者大聲而提命之定為規制月必有課閱文定其甲乙  
君甲申履任值科試童子就縣試者不滿三百人今丙  
戌余奉命督學檄至興國是秋之試於縣者四百人矣  
夫學以明倫為本君之設教也講章句課文字民之應



也如響是將由文學以進求夫致知力行之實乎嗚呼  
教亦多術矣君之才為不可及也興國之為縣七百餘  
年其學屢遷其有明倫堂也實自今始夫興雖小邑昔  
程太中過化之地二程趨庭定省於茲得周元公不傳  
之祕為道學淵源所自始張君之為令也以化民為先  
以造士為急急其所先務而以道學昌明為已任以追  
太中之遺迹則茲堂也其用意詎可量哉往者張君在  
翰苑學問文章為一時領袖其出而為令也余與同官

多惜之今觀其所為若此是且以昔之所不及為者將始於一邑而推之天下而大行焉乃知向之惜之者所見之小而不足以知張君也遂援筆而為之記

烈婦田氏記

申毓來

烈婦田氏者閭巷中貧女里民蕭榮先之妻也守貧力穡俯仰不給無怨詈聲生子一女一甫離襁褓無何榮先中道而歿田氏環顧二稚牽衣而泣不忍遽死者欲撫此孤幼以延蕭氏之一綫耳奈歲不登勢難存活就

食於夫之同母弟而叔欲強奪嫂志毅然不從又以姑命臨之迫使去而甘心焉氏仰天泣曰我若改節是負夫也若守志是違姑也且更難自給死於餓與死於義孰輕孰重曷若先死以報吾夫於泉下乎康熙戊子三月二十一日夜將半乃拜辭夫靈潛攜弱子稚女赴河濱以偕殉焉郡侯陳公奕禧將為立碑建亭會公歿不果嗟乎氏死之日方二十五齡耳以里巷貧女素未知經史而舍生取義若此雖鬚眉丈夫猶或難之有云從

亡之婦例不賜旌以其輕於戕生也然推氏當日守節之志甚堅向使其姑與叔稍識大義不驅而奪之俾全其誓死靡他之志得撫藐孤以終天年則孀婦之節完而蕭氏之宗祧不斬矣此其情可憫而其志又可共白也余忝莅茲土方欲振勵風化而忍令其湮沒不彰乎因撮其烈蹟付之貞珉建亭於墓用以垂後焉嗚呼若田氏者亦庶幾不死矣

重修秀峯寺大殿并置

白潢

御書樓香火田記

山岳之秀靈鍾自天地而封表之權必有待於亶聰作則之元后在易山上於火其象為賁夫以敦艮植其體離明發其光故象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煥乎大哉我

皇上聖神天縱加以重道崇儒歲丁卯頒賜朱子學達性天扁額懸諸白鹿洞書院廬山真面目固已蔚然改觀矣癸未春六飛南巡所過名山大川琳宮梵剎靡不沾

灑翰墨慰其望幸之誠匡廬僻處江右五百僧房未得  
婉於高旻靈隱乃王心在宥雖遠弗遺

特命撫臣躬齋

御書心經一卷於開先古刹供奉此御書樓所由建也丁  
亥二月閱視河工寺僧超淵迎鑾淮上從至雲間復蒙  
勅賜御書秀峯寺額夫匡廬疊嶂九層崇岡萬仞竒峰甲  
乎東南唐開元中縱加使者封號而祀典不經岳神有  
靈未必甘與祝融為役蜿蜒磅礴之氣積之又久得荷

聖天子表厥幽潛龍章載錫從茲五老雙劍香爐石鏡諸  
峰爭奇競秀耀日月而迓休祥出雲雨而化災眚匪直  
為開先一寺之光榮已也潢濫膺簡命撫綏是邦戊戌  
之秋仰承

聖主惠商德意開濬武曲港為泊舟之所往視工役取道  
廬山入寺瞻拜御書流觀殿宇由丁亥迄今未加修葺  
寶額高懸大懼風雨剝蝕失臣子敬共之誼爰偕司道  
捐俸鳩工儲材運甓腐者新之漫漶者丹之堊之經始

金史卷一百三十五  
於孟冬上旬越己亥季春告竣恭遇

萬壽誕辰即於寺中啟建祝釐醺壇齋宿之夜伏念

宸翰所貯榮光燭霄自當天龍擁護億萬年欽承無數而  
山寺荒寒必有田以贍香火庶乎緇侶雲集六時汎埽  
宣讚可為福國佑民之一助以語學使王公永齋所見  
亦同因各捐俸買田如千畝俾住持僧世守之言雖無  
文謹誌其事且勒諸石使四方賢士大夫遊屐所經瞻  
賜額而仰御書之樓金碧輝煌美輪美奐知我



朝人文化成之盛不特儒林再闢兼令佛地重光夫豈偶然之數哉粵考開先寺址本南唐中主景讀書之臺以彼業就偏安乃自詡其得土之有祥比於聖人之清明在躬亦云妄矣其蹟旋興旋廢迨善暹行瑛主席以來高僧輩出佛法雖弘國恩未沐雲漢天章自今伊始蓋

上稔知超淵為天童法嗣定慧具足故所以寵渥之者若此誠哉千載一時極盛之遭逢也而豈東林神運之殿

黃龍華藏之函所得合美擅勝者歟

白公堤記

朱軾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以言而言以傳此吾以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公者何中丞白公捐資築堤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為國撫民為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於是堤者眾而向之困於無堤者甚且久也堤屬臨之清江十六七八九四都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

河之水交會於是沿河百餘里土田汙下以堤為命歲  
辛巳堤決水大至漂沒田廬無算厥後旋築旋圯迄無  
寧歲居民莫敢托足膏腴數萬頃草惟宅之而按畝徵  
賦格於常制無能寬假上下交困十有八年於茲矣我  
白公甫下車諮訪利弊以次興除尤惓惓農田水利凡  
溪港支派瀦蓄堤防宜濬宜疏宜閘宜築飭所在有司  
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堤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  
然嘆曰民病若此不識蒞此土者何以為心乃量度料

物工徒捐俸數千金檄臨江太守汪君南安司馬毛君董其事兩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竣於是嚮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嚮之哀鴻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嚮之蕪穢不治者黍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賜之居也閭井洽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

也而實無非此堤之功則又指其堤曰此非前此之堤  
而我公之堤也此白公堤所由名乎猶未已也且將勒  
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為言余以桑梓受庇所  
以德公豈有異情矧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  
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曰非  
吾咎也否則曰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為之無資奈何  
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  
由已之思捐清俸以衛民務為久計無遺後患盡反乎

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堤屢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昂起頃刻木石俱沈公自為文祭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為堤患是又至誠之所感乎非偶然也余吏於浙憫浙民之久罹海患築塘為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歎公之才德為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常有公之堤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余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潢

號近薇奉天籍歲丁酉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汪君名清  
字澄庵奉天人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遂安人備書  
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為記

雨公亭記

王思訓

今上御極五十八年久道化成湛恩洋溢薄海內外萬彙  
昭蘇豫章在大江之右

帝心眷顧有加歲丁酉命大中丞近薇白公來撫茲土剔  
除弊政百廢具舉清風亮節大小畏懷其所以澤潤斯

民者至矣明年夏旱公禱雨有應時以為適然耳迨今夏旱甚苗幾槁民憂方劇公惻然念曰穡未報而旱吾民胡穫以養也歲之不登吾民胡賦以稅也爰致齋建壇躬詣以禱焚祝冊而雲油油而雷殷殷節雨迴而雨大沛彌晝夜乃止千數百里外悉快霑足三農以上至諸僚屬式歌且舞咸以大有為公慶公謙讓不受居無何復旱公再禱即日雨再大沛官民慰慶如前觀察使鶴亭祁公作喜雨詩以誌之余懼其有美弗傳無以勸



後於是就東湖之上宋高士蘇雲卿種蔬處今心壁上  
人棲息之憩雲庵前作亭刻詩以紀其盛亭成無以名  
之維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望雨欲先及  
公田民情殷矣今民以雨望公公一誠格天天即以雨  
雨民則是雨也天蓋為公而雨也不然何以其應如響  
至是哉先是公於進賢門左建書院教育生儒又修講  
武堂於百花洲上皆與亭南北相望也他日公課士治  
兵之暇偶登斯亭城郭閭閻鬱蔥眇忽映帶於風帆雲

樹間遠矚西山峻竊飛碧送青近與湖光上下檻外烟霞澄鮮爭欲襲人襟袖顧而樂之思與民同則其所以澤潤斯民者更未有極而是邦之父老子弟歲時來遊感公之德不可諼謂郇侯之膏桑田之駕未易侔此也豈區區分類合穗流為一時之惠政乎哉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聖天子霖雨天下微公誰屬西江不先有明徵乎時余歲校畢旋省親覲而誠悅之名其亭曰雨公即民之情見

天之心紀其實且以誌頌也後之君子其亦將有所感而興起焉

興國縣修城記

張尚瑗

潑潑二水流至興國北隅而合始建縣者因其濬以為垣東垣自北而南其下行者不得駢肩西垣則小春澗之水若抱若折繞南閘出雙橋以合於潑江故興之為縣三面瞰水也城北岡巒坡陀南趨而勢痺南北垣相去纔里許高下已數仞小春之壕狹不容舸夏秋嘗涸

為陸春潦至則湓涌突溢濫壕而蓄城激江受濊水之  
合固決然江也瀦於龍王潭以平川為名其實嶮仄激  
疾不能紆徐容納春夏之交水潦驟發渚涯兩涘不辨  
阡陌孤城之不勝其衝暴有由來矣自前令黃君惟枝  
丁巳力起修之後二十六年無間版築者余甲申履任  
之春四望鮮有完堞靈霖四閱月汀贛諸郡邑載胥及  
溺壤田廬隳城郭水入興國南門高七尺城之東南崩  
者四十丈再南而崩者二十餘丈西南十七丈城居如

坐魚笥羊牢日以攘竊流移為懼救荒政舉秋穫有成  
乃名工計之工以難告訊其故曰始築者基未固也陸  
城之法擬於築牆水城之法擬於築堤顧堤法亦有二  
江河之堤其下土也故用埽用椿以禦其衝潰谿澗之  
堤其下石也石與石相承不拔之基矣今始為城者未  
諳其法欲樹不拔之功非窮其底不可余曰諾吾志也  
乃發民夫劬土深數尺而山根露鑿坎以承石登登而  
築之土下築基之石較土面培垣之石費加三分之二

其四十丈當水之衝突所糜工費較他處獨當五分之三所役之夫起於煙竈程以日計石取於瀧下水數以船計輒與石灰則召陶人而為甃凡沙石甃灰之值工匠之工皆視齊民惟工傭半給之起十月朔至十二月下浣八十餘日為費四百緡耆老里民勸輸居三之一官獨捐其二而城以完丙戌之夏雨甚城復毀毀於甲申之未繕者數處而新繕之處亦有二焉余慙而詰諸工工曰非石工之罪操塹者之責也城之厚裁及丈甃

石甃其外而土實其中驗城之址凡石築者無毀而上  
之近女牆者多毀由圯墁之偷窳未能合中邊而一之  
也於是春溪漲盛召瀧下伐石者出穀以收其亂石絡  
繹百餘艘委積於城下秋潦涸而復起工石之用抵陶  
人之甃數十金以連歲興作不復募之民間或好義者  
仍樂助不以登數所捐橐百餘金夫役視昔鳩工同日  
而以十二月初旬終事西閨之壕水從小春礪來者過  
三台巖經利濟橋疾注城下尋丈之地嘗輒衝箭激乙

酉水發岸盡潰城幸未動余作水障三以殺水始為木  
檣竹藩效柳埽之製歲一更之斬以全岸今亦易以石  
不虞衝盪矣嗟乎坏城郭完隄防備水潦皆先王之政  
守土者所宜有事而修障繕隄昔賢每以此彰治績焉  
以蕞爾小邑區區拮据於尋丈之間又一勞之未艾而  
至於再舉尤無足稱道惟匠石所陳之言或足為山陬水  
郭備營之一法而節嗇民財諮詢一得因地隨時以自  
竭其心力則庶幾黽勉不敢告勞焉至於土疏而易



潰谿灘迅駛決齧不常南楚瘴濕淫滂為害是在任事者思艱圖寧以求無負乎保障而必謂此城之屹如金堤冀他年得免於胼胝又非余之所敢知也

重修陸方伯祠記

查慎行

豫章名宦林立若以方伯而建專祠者則惟當湖元白陸公貽芳最久蔽芾甘棠勿翦勿拜美哉其二南之嗣響歟按明史館所纂列傳公諱長庚萬厯庚辰進士厯任江西左右布政凡八年補苴宗祿改折京絹京布

蠲南昌一府門稅弛長河五所漁禁以救災黎歲庚戌改官南府尹士民懷其德建祠於章江門內西大街後為成卒所踞康熙癸丑公之曾孫閣學諱某者始清復之高閣立戟堂構一新既而管祠李翼如物故其弟宗益詭言甲寅兵燹而後寢成墟不可究詰粟主則猶供奉中堂也乙未春宗益私以祠宇鬻於沙井劉姓越五年公四世孫奎勲客游豫章會逢大中丞近微白公重輯江西通志查勘境內先哲故祠郡守海門汪君廉得

盜賣情實立銷契斷歸陸氏輿論大悅服奎勲乃擇吉鳩工重建祠屋三間門樓三間其後寢堂故址則力未能而姑待焉藩伯孝超許公顏其堂曰功業流香而麗牲之碑乞余詳紀其事余惟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曲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漢初齊民為樂公立社其後夏承曹全之碑版共藏棄以為珍公祠迄今百有餘歲而興復者再此固賴當路諸君子能以表揚先哲為已任亦足覩公之惠政及人遺愛未湮也公當莅任時

曾建韋武陽專祠為文勒諸石由今觀之豈非秉燬好德之公心先後若合符節者歟又覽閣學公雅坪詩集拳拳於江右先祠有白云好與橫山祠並守遺民都勝子孫賢是舉也新建孝廉裘曰菊勦力為多南昌諸生劉淑埏等釋奠如禮洵乎西江人士懷賢念舊不啻藥社召棠而子孫堂構之思亦當百世而未艾也已

遊梅田洞記

李紱

癸未春余以明府韋齋張公之聘至永新驟聞梅田洞

之奇忻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冢宰崧遊記讀之益  
想見其奇居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復來遇歲大饑不  
可以遊既秋禾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歸舟  
經日暉橋於洞為近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中  
飭已舍舟從輿不二里遙見巒岫三峯拔起平疇中則  
梅田山也山頭鱗次亂白如殘雪餘皆深黑不可辨又  
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為古松既至呖然一  
笑蓋皆黑石豎者累尋卧者連畝若奔若跪若伏若起

若勇而鬪若墮而倚若挽而羣升若逐而旅至恢倜譎  
怪莫可窮詰問為人取去新癥參錯則所見亂白如殘  
雪者也循山後而南為玉虛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  
數千人絕地十數大腹剝如陶器漸陘以達於頂有竅  
徑數尺天光迸入石作淡金色半腹有圓白如小雞子  
光與日爭者相傳為夜光之珠暮輒晃然照一洞或連  
梯取之即失所在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為石田左有石  
方而長者為石牀漸黑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戒從者

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璀璨仰眎嵌空豁豁如蠶房  
蟻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魄動盪驚其奇益火再進  
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立者為石房攀緣而  
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洄複朱丹晶瑩不定為石池命從  
者負以過蝙蝠益多垂乳益奇其右有石凹其中懸乳  
百尺本纖而末洪鬢鬚下注者為石乳窟再入則洞歧  
漸多莫知所向火且盡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  
見四翕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為合璧洞外

開兩門中通為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巖巖下有石類人而肥者為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緣山趾而西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甕口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璧以火燭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壁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為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侵四垂枝條豐蔽為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為也有下平石徑二尺乳頭三四迸出如碁子為石碁枰旁



一石空中仰受飛泉鏃鏘不溢為仰天盆其圓者為石鼓對立猙獰者為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為雲版石土人云洞竅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即伏不動烹食之功勝鍾乳縣志載唐天寶中有言洞藏妙寶真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適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為境奪惝恍不自任神仙之事吾嘗疑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即此已絕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

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殷從者戲以紙礮相接投之如山崩海嘯然玉虛闕而哆其聲散類鼓寶仙合壁深而弇其聲聚類鍾皆得世所未聞其肌丹而乳碧類林屋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八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游者日至以此洞之恢奇而棄於荒寒汨沒之隙牛羊之所息樵夫牧子雜聚而休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人者固可以一二計也哉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已倍之而於洞之奇

猶未能百一也然則天下之負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又寧可以耳目測耶

棲賢寺羅漢圖記

萬承蒼

方伯金公鐵山少游匡廬而樂之曰吾他日必以名蹟酬山靈後三十年自河南觀察遷蘇州布政使聞許虎頭者善畫山水人物乃具千金裝延之於官六七年作五百阿羅漢圖二百幅裝潢精妙貯以八箱買舟齋至南昌寓書余兄元鎮求棲賢寺僧歸之時壬辰浴佛前

一日余兄亟張于會城之佑清寺遠近瞻禮者凡數萬人皆歎曰茲真足以重山靈也已幅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法象大者高三四尺小者可尺許或援筆立成或旬日乃寫一象毛髮纖悉皆具行坐笑語雜出於山海木石魚龍鳥獸之間變化無方而端嚴清淨之心穆乎可想非心契道妙者無以罄其形容而微方伯公之有得於道亦安能注意於此歷久而要其成也入大乘論稱九十九億羅漢十六大阿羅漢眷屬自六百至千

六百不等惟第二尊者迦諾迦伐蹉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分住北方故世稱五百羅漢從其少者言之也世尊言阿羅漢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以神通延自壽量然觀具德經所云少貪欲能持律娓娓千餘言大要先於自定其心蓋心定則氣定氣定則神定雖萬境起滅於前而真者可視為幻幻者亦可視為真故夫繪山海之險阻以及蛇龍百怪之出沒皆所以狀此心之寂靜不為事勢所撓由此觀之雖謂五百如一

羅漢可也謂即九十億羅漢亦可也夫人惟自擾也而後物得而勝之嬰兒不為虎悖匹夫之勇可以却三軍其心方定故也人生歷境百年交遊仕宦中其為山海之險阻蛇龍百怪之出沒者多矣特愛惡動於中而利害迫於外則事至惶惑震於物而不能以御物無以得乎變化在我之理耳余兄每言方伯公器宇端凝有大臣之度為政廉明簡重卓然不為事勢所撓故能以其身作百姓無量福田而自筮仕以來出入於宦海風濤

中卒之履險而不驚任重而不懼此非心有所得而能然歟昔邊鎬守長沙務全活人人亦以羅漢稱之余謂此圖殆即公之自作寫照也豈徒若坡公玉帶為山門佳話而已哉余兄固深於言道者接於目默契乎心既以是圖歸棲賢寺僧三一復郵書京師命承蒼曰汝其記之方伯公諱世揚號鐵山奉天鐵嶺人嘗言欲買田匡麓以膳山僧今丁內艱歸京師異日必復成其志作是圖者浙人許從龍因其善畫咸目為虎頭云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孔鼎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  
什九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穀曰佃受直而助  
其耕曰工獨耕無直倩人助已而還之曰伴工三時農  
忙率其婦子畢力於耕耨迨其獲也強半入於田主暨  
償諸所貸蓋甫釋耜而室懸罄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賃  
傭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  
複嶺川流湍激雨即暴漲有嚙射崩決之虞涸不終日



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或堰小澗旁行  
謂之陂或鑿深池瀦蓄謂之塘咸民自為之官不及問  
也聞之弘治間旱余族高伯祖獻仁公率衆築蛇師水  
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鄉民誦之歲久  
陂圯稼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富者無以供租稅  
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憂之作而曰利  
不迫不興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  
之利以利己利自己聚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已亦甚不

利焉昔許遜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  
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  
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  
人無不為也然則擅利國惠民之美復足使其身圖修  
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捐金若干先其所急  
首砌蛇師陂里之士樂而和之鳩工甃石約費銀八十  
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也無旱潦則無逋負衣食既足  
忠孝之教油然而成而遠近水塘聞風者俱可復起矣

太平港石橋記

邱成和

考於志吾郡十川均流其源遠者與閩粵接既合於郡城之北為賴水出灘以達於彭蠡而吾郡為兩粵門戶仕宦商賈遡彭蠡而上者日未嘗絕未至郡二十里曰儲潭舟上至儲潭則灘石之險盡脫川益分水益小無風波之虞舟中之人必割牲奠酒謁謝儲君廟而自發儲潭三里間曰太平港港之闊踰五尋而深且不測橫截江濬舟子挽百丈必洄而過歲有溺者於是挽舟者

恒患之舟中之人利害非所切不與患也今夫無涯之風波逆流之灘石天下之奇險也舟中之人雖患之而無如之何然操舟者習其道能避之乃若五尋之港得一有為者設橋以渡則可以救挽舟者之溺而有為者不與患挽舟者患之而無可為此則太平港之險有過於風波灘石也矣歲辛未瑞金陳君某泊舟於是曰我將令是有橋諸舟子聞皆歡呼前拜陳君曰毋我拜願有劉君某好義士將往與謀劉君果捐產以應二君者

又斂於衆共得貲若干命石工起橋焉既而貲盡不就  
欲罷去越明年贛文學楊君直尹特往成之繼貲又若  
干而乞余記其事余既嘉數君濟人於通要之津而患  
乎我之所不與患爲乎人之所不能爲而又嘉吾郡之  
多好義者也諸凡捐貲者皆列其名於左

節備倉記

裴率度

歲有豐儉宜節豐以備儉故積貯尚矣粵稽周禮遺人  
委積以恤糶阮養孤老待凶荒各隨其地無所不宜旅

師聚野粟用以施惠散利春頒秋斂倉人掌粟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且荒政十有二首重散利凡爲積貯計者至周且備後世如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宋之廣惠明之預備雖各有不同講求積貯大畧相倣然而興一利即有一弊奉法之人不能體立法之心則法有所窮如常平增糴減糶初非不善而其後豪右因緣為姦義倉雖為義舉而于正供外復令出粟未免抑勒不順廣惠本絕戶田產募耕收租以給貧困然有田產在官言

利者遂得請鬻適供青苗之貲預備始捐內帑後益贖  
錢墨吏藉以濫罰遂成外府欲為積貯之計必先去此  
數大弊此其故甚難言之惟朱子社倉法良意美庶乎  
可行然時勢各殊風土較異不得不就其遺規更為變  
通今我

皇上勤求民隱

諭旨頻頒勸農桑通商運截留以備乏減糶以賑窮凡所  
以加惠蒼黎者靡不備舉而于社倉一事

天語殷殷尤加委婉既喜其舉行又戒其急迫惟恐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所以重積貯而圖萬全者至矣極矣其可不仰體

皇仁悉心擘畫以撫茲兆姓少慰

九重宵旰乎江右省城舊有積貯在別倉久廢壞求之城南百步於進賢門內僅得遺址一區因與同事者謀為新之既成矣乃相與謀所以捐輸斂散之法并揭而名之夫是倉之設不過節豐歲之有餘以備儉歲之不足



即以節備名其倉可矣若捐輸之數無定限亦無相強  
官于是而居于是者各隨願力以助不願與無力者聽  
立一簿擇一吏專司蓋藏報核以便分別獎勸歲有歉  
量出以賑饑煮粥老幼貧疾不能存者亦可藉以酌給  
一切條列於後不敢必照煦子子者果有濟也先絕豪  
右因緣賦外抑勒與夫官鬻圖利墨吏外府數大獎而  
已且顏曰節備特自為節省以備不時畧師社倉之意  
而其法迥別也社倉借貸於常平倉故須償本加息此

不加息亦不償本社倉鄉人自行故須推一社首此操  
諸官鄉人不得擅申戒及此者恐有不肖借社倉之  
名反滋擾累正

聖諭所以慮之深防之密者也繼此者幸顧名思義毋生  
他弊庶可以垂久不廢矣是役也經始於雍正二年甲  
辰之秋不踰月而告成神廚五楹倉房六十四楹門外  
照牆一道東西各三楹以居守役規模弘擴可貯十萬  
亦善舉也不可以不書

萬載縣重建康樂橋記

謝旻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東北十餘里舊有康樂橋上通寧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為往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珣實勸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季燬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為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濟春夏雨水暴溢橫流急

湍津渡維難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福建許松佶來令  
斯邑政既洽於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關  
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  
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十  
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為袤三十丈為廣一丈  
六尺下為洞五橋既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  
文來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時為康樂縣吾先車騎  
諱元肥水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渙孫靈運世其爵故

其地有康樂水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  
即康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以其才  
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  
用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惟恐後時  
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

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哉五穀用登百  
物咸阜風恬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  
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  
遂為之記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  
葺能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  
松估實董之而萬載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  
百金為首倡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

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例皆得書

景德鎮新建廣濟堂記

景德江右一巨鎮也隸於浮邑業陶制器利用遍於天下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趨走如鶩顧有壯鬻其技而垂老無依者有偶嬰疾病力不能勝疴羸疲困流離失所者其地偪其人稠其商賈率皆僦居逐末錙銖計較遇老病者不能執業輒屏棄之雖平時曾資其力亦莫之或恤嗟此窮黎故土既已無歸異鄉又無托

足老而病病而死此固惠政之所必先而亦鎮之人士所亟宜動念者也今

聖天子軫恤民艱

詔下所司於通都大邑人民輻湊之區倣

京師普濟堂之設咸令構寧宇以處老病之顛連無告者南昌省會已建有堂亦名普濟官置義田動支帑項凡飲食卧具醫藥之需衣食棺槨之宜預備者歲取其租入以資養贍委員董治其事核實以報老者幾人病



者幾人月有稽歲有考米鹽瑣屑莫不登記以無俾虛  
冒時其冷煖察其飢飽掃滌其穢汚堂內傭作之人日  
執其勞勤罔懈有病而獲瘳老而無恙者幸藉

聖恩以遂其餘生此南昌之所以為諸郡先也景德雖邑  
之一隅東介新安南通閩浙江湖交匯吳楚往來帆檣  
泊集人戶填溢實與省會埒浮邑長吏仰體我

皇上發政施仁哀此瑯獨至意創興是堂兼擇地設漏澤  
園俾不幸溘逝者魂魄皆得所依不致鬱為沴氣蒸成

疵癘甚盛舉也乃邑大夫倡之而鎮之人士復樂助其成奉使節而駐於鎮以及賁於斯而商於外者咸踴躍捐輸無稍倦從此老疾有養生死無憾耳不聞愁苦啁唧之聲目不覩罷癯羸瘵之狀民氣和樂用臻仁壽誠足襄

聖世太平之治而大有造於鎮也因與省之大吏共捐薄俸名其堂曰廣濟而記之以文其堂內應行規則一循南昌普濟堂故事列其條榜於堂之左尤願好義者之

接踵樂輸多多益善使斯堂之永久以勿廢也

重修石鎮橋記

李蘭

嘗讀水經注豫章之水自湖湘合章貢而北注于彭蠡源遠流長知為江以西一巨區也初余督漕茲土繼復奉

命旬宣溯洄章水中見其支分派演襟帶洪都貫注諸郡經傳所載一一於閱歷間信之竊念章之水既深且廣其間水利津梁必使具興勿廢而後民受其福乃諮之

郡縣漸次興釐有石頭渡者距城堙十里既為章水奔注亦且此邦孔道春夏水漲行人多望洋之懼有明張文端公倡建興梁名曰石鎮橋橋之後壘堤七里達章江寺由是水不汎溢人不病涉輪蹄絡繹利有攸往歲既久木石摧殘駸駸乎有頽萎之勢行者裹足余曰江波非小弱也以傾圯而受沖激橋將壓焉脫不謀治則崩解之餘廢難猝舉爰命守令估費若干括公餘之貲請於大中丞毘陵謝公公樂於利濟圖興百廢者欣然

許可迺遴幹員庀材治事加椿埽以固其基培土石以平其陷散者支之殘者綴之顧猶慮波之盈涸不常秋冬廣數十丈春夏輒百餘丈橋之袞舊止九十丈有奇一逢水漲波廣於橋厲揭之憂仍在因加增三十五丈統袤一百二十六丈工始於雍正八年春竣於夏計五閱月而告厥成功工料之費不資於民畚插之夫計口授食復以餘鏹平治長堤類及蛟橋華嚴橋諸地亦加修葺夫而後會城西北以達海昏悉成坦道皇華驛使

可免倭遲躡屨擔簦無虞趨蹶矣落成之日有以余為  
功者余曰否否夫豫章一水上源南贛下達九江支分  
派演貫注諸郡應設應修之津梁寧可僕數余以閱歷  
所及設法鳩工其他必有類於茲橋者苟我僚屬悉以  
則效凡有裨於水利便於行人之處隨時修舉并廣其  
意而及於利濟民生之事業巨細畢張是則余之願也  
爰紀其顛末以為勸董厥工者則臬司經歷徐繼祖前  
鉛山令張崇樸估勘經理者則新建令楊廷翼南昌守

許鎮也并書以誌其勤

陶靖節先生祠記

人無賢愚莫不願砥礪名節為一時高士而自銜自媒者鮮克韜光如脂如韋者初終易轍無他聞道淺也古今來用行舍藏與道汙隆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孔顏而後吾於晉得一人焉蓋陶靖節先生者是夫先生之名習於童叟先生之行炳於宇宙然世之知先生者謂其遺情軒冕樂志林泉詩酒自娛保真獨善位置巢父

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志不在隱逸假隱逸以樂道意  
不在詩酒資詩酒以寄迹者也先生性冲澹氣邁逸達  
觀時務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風沂水寓目  
皆天性之真松菊詩文觸處悉怡情之具潔靜精微深  
於易教屬辭比事志擬春秋朱紫陽謂其元熙革姓間  
默寓忠貞此尤志節之大者脫令入孔氏之門則安貧  
樂道固得躋顏子之班而達天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  
梁昭明有云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



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  
可辭是誠有助於風教堪為百世之師者即遐陬僻壤  
所在尸祝亦足裨君子小人之益矧大江之右為先生  
故里本支具在可無廟貌之觀瞻几筵之憑式耶余奉  
命旬宣茲土釋奠後即欲瞻先生遺像展羹牆之念廼得  
陽栗里遙隔山河省會名區未存松栢僅於忠節祠中  
次增一座而專祀無及余竊病之嘗願與邦之人謀葺  
祠宇而未逮南城太史陶公存軒為先生支孫清風高

節契默先人爰追水源溯本本倡族庀材以初自置宇  
三重於南昌司馬廳事之右者今改叛專祠以祀先生  
左右各建寢堂並祀先生五子宗支另闢戶以使各郡  
子姓出入期無褻先生之尊復不混五支之派閭宮有  
恤實實枚枚丹雘維新桓桓翼翼立宗人以奉孝享置  
田產以贍粢盛規制聿周計深且遠是役也實陶氏宗  
祠而顏其額者則為靖節先生祠太史之言曰五柳高  
風天下仰之我不敢獨私其祖欲與都人士共景名賢

耳噫為子若孫而各尊爾祖義也為名賢子孫而率鄉  
之人共尊其祖之賢是以親親之仁寓賢賢之道尤義  
之大者也斯祠之作不特先生之節丕振西江益可為  
風教之助作百世之師而太史建祠之義亦足為世道  
人心之一範也余故樂得而紀其事祠倡於雍正八年  
秋落成於次年之夏其寢戶庖湍之向背甃堊雕績之  
經費筦樞記註之出入太史自能志之余不復贅

普濟堂記

昔者聖王之仁天下也在上有懷保惠鮮之政而在下亦有任卹之仁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矜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蓋聖人不虐無告不侮鰥寡之一心充之於天下自六卿司牧下逮海隅蒼生皆能流通徯應而無間其良法美意之所垂設誠而致行歷久而無倦其效至於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何其盛與二帝三王之治其見於簡冊之所稱述者如此

國家深仁如天厚澤如地浸溥衍溢薄海內外罔有不獲

皇上即位以來德洋恩普尤多異數而京師舊有普濟堂之設畿甸之人沐浴

聖德瞻仰

欽賜碑額相率鼓舞欣助為此鰥孤老癯皆得安處上即位之二年賚賜有加更

諭所在督撫轉勅有司廣為風勸令循例舉行如京畿此

聖天子普惠困窮與天下樂善之盛心也於是

詔令所下時江右則省治為首倡購民之廢地於進賢門  
外橫以弓計者四十有六縱減九之一初為廣廈開閤  
牆垣既高既固門之進為內門旁為庖舍又進為堂堂  
之進為閣以祀漢壽亭像閣後室東西環列綿綿翼翼  
總堂之屋大小以間計者百四十有五可容人若干炊  
饌浴廁有舍井汲池圃有所日給米薪蔬鹽油食具月  
有肉歲有衣疾有藥歿有棺葬埋有地歲贍之田以畝

計者若干餘給於司帑更選良醫居之餼以廩食而委幹員董其事其至如歸其安若山老羸之民得去其創殘疾苦飲和食德而祝

聖歷於無疆也數年於此矣蓋矜人無告之苦獨異於齊民

上聖痼瘵引養之心倍切於萬姓州里都邑好行其德之美亦以體

國家惠鮮懷保之意而長斯民仁厚之風是豈不在於

上之風諭也哉今斯堂也始其事者既已著奉行之效  
繼其後者尤宜勤勿壞之思則所以宣

上德意者永永無極和氣應而嘉祉集百物咸若太平之  
福流行無窮不在是與是役也經始於雍正三年某月  
某日而以某月落成白金之費以兩計者總六千三百  
有奇捐金自前中丞裴公而暨各有差時余督糧江右  
莅任之初堂已告成歲戊申復奉

命旬宣茲土庶務羸定尤勤斯舉夫紀前人之成績為將



來法守者予之事也故復志之

江西督糧道署改門記

高銳

國計莫切於糧務官箴甚重於闕防我

皇上加意勵精澄清吏治薄海內外視同几席固已大臣  
法小臣廉百官得其宜萬事協其序矣雍正七年七月  
吏部行文以藩司為一省承流宣化之大員出納錢糧  
甄別賢否責任尤重宜照臬司衙門例一體封鎖闕防  
江西即日奉行而督糧道署舊在布政司儀門之內本

右布政使奉裁移駐其署歷有年所矣今布政使奉文  
關防而糧道有督運徵漕之責江西禾稼登場早晚不  
同十三府七十八州縣輸將遲速不一飛書徵召持籌  
按驗晨夕不遑若仍前與布政司同門出入是封鎖關  
防之義不符而漕務或有誤也銳以六年之秋由廣信  
知府奉

特簡陞任督糧遂度儀門之外大門之內循右而行設以  
柵欄隔以周垣甃石為路重門深進工匠之役木植磚

石丹望之費皆自捐養廉凡二百四十餘金興工於七年十月初七日至二十六日告竣伏念銳世受

國恩先大夫督學江西教澤在人心近五十年學士縉紳猶能服習傳誦思慕無已銳前之任廣信恭請

聖訓蒙

皇上召見天語諄諄勅以潔身奉職銳敢不夙夜勤慎矢忠矢孝以仰承

皇上教育之恩無致隕越以遺先大夫餘憾受任以來恪

導上憲明飭督率州縣一切漕務陋規浮收耗羨諸弊  
禁革靡遺每歲二月送漕過淮幸無缺兌祇供厥職不  
敢言勞屢蒙邀

恩議叙九年五月又蒙

允題兼巡南昌撫州建昌三府從此督糧道署兼有地方  
之責矣皆出

皇上不次隆恩上憲鼓勵作養至意謹附識於此夫衙署  
闕防謹飭官方之要道也小心殫力臣子奉職之常分

也宜識年月用垂永久以示勿忘是為記

九江關建設倉儲記

劉均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於重困則所以籌之者  
詳且盡耳有籌之於當事者有籌之於事先者籌之於  
當事僅可以全活吾民籌之於事先則所以安飽吾民  
也

國家於所在州邑設立倉廩儲穀其中謹其蓋藏時其  
燥濕責專於守令而督察以大僚自畿內以及遠方所

積無不滿山溢海遇歉歲則平價糶之歉甚則計口調  
之游賈不能操其贏貧人得以溥其惠蓋按常平義倉  
之遺法而折其衷其籌之於事先者亦既詳且悉矣顧  
民之饑飽繫於穀穀之出納主於官由州邑以達之郡  
由郡以達之司與院而後乃入告焉文移上下越月踰  
時其間之相因相濟而使民無目前之憂者不可不急  
為籌也予攝篆潯闕額稅而外累積鎔銖號曰平餘歲  
約數千兩例上之巡撫中丞貯司庫以資公用每念公

用之大者孰有過於濟民倘以此銀市穀儲之可得數千石歲侵則以告於巡撫中丞或糴或賑朝請而夕行民之取食於倉也猶其取食於家也且江州水陸之衝舸載擔超人力所湊則隣壤亦深有賴焉夫積穀如積水然通川大河相隔數里不遠相及也溝澮陂池在數武之內則桔槔可以挹注之矣州邑之倉通川也瀦遠而漑遲潯闕之倉陂池也地親而漑速兩相因而兩相濟則歲不病而民不傷先後之籌庶幾無不備矣乎而

巡撫中丞適獲我心以潯贛兩關並請於

朝輒得

諭旨予遂擇地於江州使署舊址建倉二十間堅緻爽塏  
不憂卑濕中為官廳三間左右翼以四小室前為大門  
亦以四小室翼之使守倉者居焉土木傭力之值計白  
金六百六十兩有奇皆撫軍裁汰諸項所節省者士民  
欣喜相告謂使君大有造於我儕也予曰是

聖天子浩蕩之恩巡撫中丞尺疏之庇予其敢任德抑予



於是竊有感矣憶丁未春夏間德化瀕江之民苦於霖  
潦往往乏食而疫厲時亦間作予悉出餘俸倡同志醵  
貲市米于饒州往還苦踐更然諸丞尉單騎四出設粥  
給米并肘藥物以行老幼啼呼予每見為之涕下令早  
得是穀而儲之豈復皇皇為當事支吾之計哉謹立石  
廳左用紀盛事是役也工始於戊申七月三日落成則  
九月十有五也

重修濂溪書院記

王世繩

虔州濂溪書院由來舊矣自宋迄今數百年俎豆絃歌  
不絕蓋先生之學上接洙泗千載之祕下開河洛百世  
之傳朱子謂不有先覺誰開我人宜祀之久而弗替也  
康熙壬寅余奉

命分巡南贛祇謁先生祠祠始創於貢水東尋遷鬱孤臺  
明崇禎庚辰移於光孝寺左廉泉側名廉泉書院

國朝順治癸巳改廉泉為今濂溪其詳具載濂溪紀事  
及郡志碑記中惟東西兩講堂創於康熙己丑庚寅前

此未之有也地既弘厥泉復清冽不亞鹿洞鵞湖諸勝  
惜日久風雨飄飄漸非一木能支因慨然念前人締造  
之難一旦鞠為茂草其曷以妥先賢而育多士亟謀葺  
之命經歷魯承化董其事缺者補圯者修一切工料諸  
費共若干悉捐清俸不勞民力不傷民財至臺下之池  
週以欄而橋弗架閣前之泉護以石而亭弗建非憚煩  
惜費從輿論也經始於壬寅八月以癸卯五月落成中  
祀濂溪先生二程文信國公王文成公湯荆峴公如故

益以楊文靖公以其立雪程門又嘗歷仕虔州者仍別  
祀蘇文忠公於廉泉魁星閣他如有功書院若王公之  
良陳君履忠劉公武元蘇公弘祖郎公永清宋公肇白  
公啟明任君進爵朱君光圉悉移祀於西講堂示不敢  
與先賢並也每歲春秋祭濂溪祠畢另祭之更拔十二  
邑生童有志者肄業其中以府學教授趙君與鴻司講  
席書院故有學田濠稅舊府縣兩學司之暫撥歸贛縣  
令收其稅供祭祀外為師生束脩膏火資不足佐以余

俸每季親往督課另加獎勸自癸卯迄今丁未五年矣  
夫崇祀先賢古制也振興文教官斯土者之責也況有  
書院以來或創或修興廢舉墜代不乏人碑志班班可  
考余仍舊貫非有所加也何必記第恐代遠年湮久而  
失實因詳其原委鐫諸石俾後之君子參稽焉是為記  
重建新喻縣學宮記  
張景蒼

新喻縣學據虎瞰山之上秀江環流羣峰拱峙萃山水  
之精華孕人文之靈秀晦庵朱子嘗亟稱之粵自唐大

歷間杜令君創建於前宋迄元明諸賢尹續葺於後當  
其時生斯土者如二劉三孔謝昌國章雲山黎元中梁  
石門蕭時化之理學文章李仲謙簡斯立蕭幹臣萬養  
正周仲謹習嘉言施見石晏恭盟之勲名節義彬彬郁  
郁史不絕書何其盛也數十年來殊少衰矣余甫下車  
釋奠文廟顧瞻殿宇堂廡頽敝弗治惻焉傷心者久之  
爰仰體

聖天子樂育人才之意亟圖更新謀之司鐸咨之士紳莫

不踴躍願勦厥事於是率先捐俸鳩材庀工尅日而經始之大成殿逼處城隅庠隘弗稱也則退尋丈而拓其基焉而兩廡戟門亦由之舒展矣文昌閣矗居巽位文峯宜峻也則勤垣墉而崇厥址焉而啟聖名宦鄉賢諸祠例不得仍襲其故矣他如明倫有堂習射有圃齋房號舍次第聿興制雖循舊事實創新既足安先聖在天之神而山水效靈呈奇獻秀宮牆勝槩亦十倍於昔矣夫人才之盛衰係於學校之興廢前幾十年喻乏人士

非不樂於登進而鄉會二試列名頗少一自營築伊始而張子遠旋雋賢書今甫迄工而晏子斯盛復冠多士可知扶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必在人以發之而士亦須儲其學以有待斯應時而起耳又焉知理學文章勲名節義將來喻士之所就不更遠勝於昔日之所傳耶余既喜斯學之頓改舊觀而尤願多士勉企前修孜孜於學弗忘連茹彙征之吉是則余修學之意也抑望後之同志慨念創建維艱而與邑之賢士大夫修葺之



弗懈焉庶斯學之永永弗敝也夫是役也始於丁酉之  
八月成於庚子之十月費不下鉅萬余倡之衆君子  
和之若廣文汪鑑淑署教諭事江砥教諭趙希陳訓導尹  
之任縣丞梁簡典史顧之謙胥與有勤勞焉其好義急  
公之士則悉載之邑乘云

南昌府學教習樂舞記

陶成

古者學以祀其先聖先師凡釋奠必大合樂周禮大司  
徒掌成均之教六律六同五聲八音等其曲折使應節

奏又徧習六代之樂祭必陳之先王之制所以隆祀於學宮者如此漢興天下師祀夫子久而益尊自章帝以六代之樂祀闕里而南宋永嘉用六佾軒懸於太學後世因之北齊范宣之議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喻希則以謂皇朝降尊弘教待以師資引用上公即事而明憲宗用祭酒周洪謨奏增籩豆佾舞之數十為十二六為八洪謨之奏曰唐以來千有餘歲孔子被服衮冕比天子而樂舞止用諸侯以禮論樂

於樂不備以樂論禮於禮為僭乞增其數以補缺畧備  
朝廷尊崇之制而武宗九年以張璠議復減之豈崇德  
報功有隆無替之意歟蓋至於今二百餘年八佾之舞  
獨闕里之祀行之矣然而唐之世郡州縣學刺史守令  
祭猶無樂宋歐陽子曰釋奠祭之畧者有樂舞授器之  
禮令又闕焉則於其畧者又不備也明太祖二十八年  
詔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造製則府州縣  
學有樂自洪武始也特其等殺卒有可疑者夏寅曰籩

豆十增為十二佾舞六增為八惟太學可行乃天子自祭而府縣學通用之則禮僭矣此以見洪謨之議猶有未盡善者天下之祭視太學邑視郡惟籩豆樂舞當有差是夏寅之言可採然自明固未有以定之與然而府學之佾舞六籩豆以十固無以易者

國家崇尚數學尊禮先師視昔有加春秋之享勅有司所在修飭器數而或舉或墜無亦有司者遞更遂至懈弛又或視為文具簿書獄訟之日不足而厚人民美風

俗之事未之有遑與元年

上登極大詔天下學校修明舊章而山右裴公來撫江右  
既四年吏清政肅謂禮樂之興必自近南昌為十三郡  
大府聘曲阜孔君尚珥司其教制一守

國朝會典式準於部器之窳者新之闕者備之籩豆簠  
簋登礪尊壘爵之屬若干鐘磬鼓瑟琴壎篪祝敔鏞笙  
之屬若干羽翟之屬若干聚俊秀之士百五十人日餼  
以廩習其擊拊間歌合止之節俯仰屈伸綴兆疾舒升

降上下周旋禘襲之文三閔月而成蓋俎豆禮容習於堂而鐘鼓管絃聞於四境可謂盛矣先王之世自王宮國都下逮諸侯之封莫不首崇學崇學必嚴裡祀嚴裡祀必先禮樂蓋教化之原風俗之基在焉豈徒以為觀美然而既得其意又辨其等者王制之精也在上之人明其義實意行之而已是舉也中丞公奉

上德意為江右創百年未有之盛是固不可以無傳也於是書之以告來者

重修餘干縣學敬一亭記

甘顯祖

餘干學宮東偏敬一亭刻明世宗御製敬一碑及范氏  
心箴註程子視聽言動四箴註又節奉聖諭輔臣楊一  
清謝遷張璁翟鑾於碑凡七歲久且頽康熙甲申冬余  
承乏學博周覽遺址見亭中敬一箴碑旁程子視箴註  
碑言箴註碑動箴註碑仍鈎畫如舊其范氏心箴註碑  
程子聽箴註碑節奉聖諭碑皆漫滅不可讀感慨者久  
之越二年夏始為除其榛蕪新其棖桷牆垣瓴甃略為

補綴是年冬又築小軒於左植竹以為籬而亭始賴以  
存嗚呼敬一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朱子敬  
齋箴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又曰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張南軒主一箴曰曷為其敬妙在  
主一曷為其一惟以無失又曰為學有要持敬勿失敬  
一之旨兩賢叮嚀反覆喫緊為人如此而復重之以帝  
王之諭旨官斯土者更守其側謂宜以時修葺而顧可  
聽其廢墜耶況余與諸生以時課業於此豈徒佔畢帖



括云爾哉其於敬一之義固宜提撕警覺以與多士講  
明而持守之庶有事無事一皆整齊嚴肅不至於昏怠  
放逸而小而洒掃應對大而明德新民皆將本之於此  
則修復之舉尤其所當亟圖而不容以或已者也故於  
落成之日畧述顛末以見敬一之義千古為昭而余之  
所以修之者非漫然而已也至於工役瓦甍之用為費  
無幾不具書

重修萬載縣明倫堂記

許松偁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循例擇菜首謁聖廟瞻仰殿庭聿新巍煥  
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  
君之力為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  
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  
余以責者余豈敢辭第時已冬初轉瞬改歲且庶務孔  
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据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  
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

鉅非一人之力所及因進諸紳士而謀之咸踴躍樂從  
用是醵費經營鳩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功告成既塗既  
茨以丹以雘書聖經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士耆庶  
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以顯  
幽者以闡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  
先之地詩書之氣日積弦誦之聲時聞其庶民相安于  
閭巷各供其職業沐浴膏澤歌咏太平而為之長吏者

得以課政餘閒時登斯堂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  
德化之有成也豈不幸哉余不敏蒞事未久曷敢文飾  
其說惟是勤宣

聖天子恩德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孜孜不敢怠而於此堂  
之成既喜為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勦厥  
成即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共慰也堂之修維年  
已酉始事於季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  
周溥督其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

敷教監生張士魁生員汪朝祖辛汝勲等董其事捐貲  
襄事者甚夥悉勒碑陰是為記

自白鹿洞遊廬山記

靖道謨

余來鹿洞三年日與諸子讀書講學未嘗問廬山面目  
也丙寅高秋始動遊興議所之或曰有四大寺游屐紛  
錯且地勢平行笋輿可行余曰姑置之或曰木瓜崖地  
勢高峻瞻矚寥濶余曰似矣然尚非歸宿處其卧龍岡  
乎諸葛公之佳名也吾子朱子所愛慕之而欲結廬其

間者也。舍此將安歸？雖然，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請從折桂白石，始遂自鹿洞後山循岡脊西北行，披榛莽，間菊綻黃華，檣垂朱實，相與採擷而食之，以當餽糧。幾忘山石之確犖也。其下為聖澤泉，流東注鹿洞溪，聲潺潺與人語相答響，溯流以行至折桂寺。寺在凌雲峰下，鹿洞從五老峰降勢，茲峰為其發軔。山寺後有讀書臺故址。唐李逢吉嘗讀書於此，已而舉進士，寺以是名。朱子有

詩云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八關十六子之號幾令  
丹岩蒙滓然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苟善讀書林泉  
當為生色矣入寺小憩周覽巖岫前山崔嵬隱蔽彭蠡  
巖前有老桂一株殆數百年物根柢輪囷雙幹亭亭直  
上時史子師戩徐子符瑞從余指示二子曰兩君各折  
一枝以為來秋之兆可乎相視而笑出寺西南行過石  
梁聖澤泉經其下登前山攀藤蘿而上數十步一歇息  
歷數十息山微平石徑幽邃青松夾道遂至白石庵宋

李公擇讀書處也公擇及第後留書九千卷以俟來者之求蘇文忠歎為仁者之心元祐初以公擇為三司使或言其少幹畧司馬溫公曰使天下知吾意不急於利斯真讀書人矣寺門南臨彭蠡湖光潏灩若在几席間因止宿焉明日為重九佳辰早飯畢西南行纔里許至木瓜崖方子雲衢子久中諸人咸集崖前望彭蠡較白石更覺清切崖側有洞層折而上逾數百仞五老峰去平地七千六百餘丈洞在峰前計其高下得十之八



九大江南數百里山川皆隱躍呈露不獨華岳峰頭呼  
吸可通帝座也崖洞為仙人劉混成種木瓜代食處故  
以氏之問卧龍岡路遠近土人云南去尚二十餘里路  
崎嶇特甚人跡罕至諸子或有難色余曰吾輩此行何  
為寧畏難而止乎明日下崖南行過太平寺敗垣破屋  
寂無僧侶值太平之世有頽毀之僧廬豈其此盛則彼  
衰也歟過太平澗折而西行踰洗馬池過棲賢寺側寺  
亦唐李賓客讀書處蓋廬山四大寺秀峰瞻雲萬杉茲

其一也從寺側南行取道叢棘間經滴水崖下山澗中踰高家嶺石上苔蘚斑駁滑達巖巖陡峻鳥道縈紆百步間殆不止九折也又逾一小嶺沿北山麓行下見卧龍潭水潏潏石礪中望礪南山麓地稍開豁有茅屋數間即卧龍庵遺址又西行數百步則卧龍岡在焉非山岡也有石橫亘澗中長數丈蜿蜒若龍故名今岡擁沙磧蔽翳茅茨中形狀藏縮如龍之在蟄其起亭遺址尚存則明嘉靖中都御史何遷所重建今亦惟餘石礎斷

碑而已潭之水從百丈絕巖懸瀑而下有澗漾飛舞之勢而幽深遼杳果如前所云人迹罕至者竊怪此地山深嵐重若非風日清明則李崆峒晝常黯黯之言似亦足信何為吾朱子當年欲築室於此及細繹記中幸其深阻曩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則又爽然自失矣時值亭午秋宇澄清與諸子徘徊留連不能去因汲潭水取所攜茶具烹茗而飲之各欣然若有所得昔季札觀樂至於蕭韶曰觀止矣吾遊廬山至於卧龍岡亦云復

歷亂石間下小嶺取道王楊畋過李家山為公擇舊居  
望木爪巖隱然在雲氣中到鹿洞日在西崦聽諸號舍  
讀書聲悠然想見折桂白石中當年景象也時乾隆十  
一年九月

江西增修貢院記

錢陳羣

江西貢院之復建於東湖實惟康熙二十年厥後遇賓  
興之歲即事修葺以迄於今我

國家文治百年匡廬彭蠡之鍾毓其貢於

朝者備公卿有司百執事之選得人為盛矣我

皇上興賢育才慎飭科制九年冬

駕幸翰林院

賜宴禮成遂

臨視貢院

御製七言律詩四章樹斯文之軌則閔寒士之苦辛所以  
體恤而董勸之者至矣極矣又復

親灑宸翰頒諭直省貢院一體刊刻永垂彛訓今年丁卯

鄉試屆期

陳羣

奉

命偕侍御馮君秉仁來典試事將入闈仰見至公堂屏風  
恭勒

天章鸞翔鳳翥氣象喬皇一時執事大小僚屬觀瞻悚惕  
時則大中丞開公泰實為監臨增修貢院率屬興事規  
制有加試既竣得周閱貢院司事者為言今次工程於  
常修外所增加者若聯壁堂後平屋七楹提調監試兩  
聽事龍門兩旁平屋數楹舉子號舍增高七寸易竹椽

以杉木坐板寫板則加潤之於是為坊為垣為門為樓  
為堂為廡為公廨為諸所為席舍為瞭角樓次第一新  
而南昌府知府李君倌署南昌府同知事南安府同知  
劉君方溥署瑞州府事南昌府通判程君尚贊南昌縣  
知縣錢君志遙新建縣知縣邱君蘭標實司其事內外  
提調監試方伯彭君家屏觀察黃君岳牧副使蔣君嘉  
年施君廷翰參政李君根雲實董其成維貢院為賓興  
重地

聖天子求賢若渴作新於上百執事仰奉德意經理於下而陳羣得觀盛於斯實深慶幸是不可無以記之以為後來者勸并以推明夫

國家教養之深詩書禮樂之澤蔚興而不振者蓋有自云

江西貢院事宜碑記

彭家屏

乾隆九年歲屬甲子為

國家景運無疆百年初周復始之會余承乏旬宣已三



載矣時值大比內外簾各分司執事余謬以領藩綜攬其全為念鄉貢無題名碑制慮久而失考爰仿太學勒石以記樹於南昌府序自茲以往每屆如之嗣念闡中向來井眼甚少舉子恒以艱於取汲為不便而挑夫喧雜夜深不扃殊非宜第穿鑿弗慎亦恐有礙文脉廼召集諸生度地詹吉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夜三逢甲子為貞元會合文明大放之象至期虔肅祝奠率屬飭匠於至明堂前至公堂下號舍兩旁及供給各所濬井

一十有二莫不源潔流清宣湧不竭從此永免呌囂之  
擾而舉子入闈後即得凝神定志靜候命試矣然闈內  
向少清蔭而樹木與樹人同觀且因以顧名思義也可  
不講歟為之樹槐使多士有懷攻苦三年易度不可虛  
擲此一日也為之樹桐使考官觸憶當年無負其初心  
也為之樹桂使秉衡者掇此天香移植上苑也為之樹  
芙蓉使午夜校閱直筆欲下之際重念寒士之失意堪  
憐勿輕施塗抹也擬種諸樹義各有取先是與掘井事

宜均請於監臨大中丞開公泰曰善是固無忘未第時之辛苦欲推以及人為

朝廷體恤多士之意也宜亟為之學使金公德瑛亦以為然同事提調黃觀察岳牧監試李叅政根雲蔣憲副嘉年施憲副廷翰先後共相規贊用成盛舉僉議當立石以誌不泯余謹援筆而載之

大忠祠碑記

會城舊有大忠祠在四道後街祀宋岳忠武文信國謝

文節三公益忠武於西江有靖亂之勲而信國與文節  
又此邦人傑也歲月浸久故址變遷按志籍考之已不  
可復識矣竊思三公大節凜若日星雖婦孺皆知其名  
而所官之地及所生之邦或至無尺土以安俎豆祭法  
所謂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者不且缺然未講耶余領藩  
十年於此緬稽舊蹟景企先型不勝高山仰止之慕因  
五桂坊公所一楹有庭有廡規模具備特剪除蕪蔓棟  
牖一新奉三公木主祀於後堂榜其門曰大忠祠存其

舊也顏其額曰大節不奪誌其實也凡江右後來忠臣義士足以步三公芳躅者咸得配食其間歲之春秋以時奉祀俾百世下頑廉懦立庶於風教不無小補云

陶務叙畧碑記

唐英

事有至微且末而儲為國用利於民生者陶之為器是也上陳俎豆之列下供飲食之需由來非一日矣稽其制始乎漢而傳於歷代異其地而盛於南昌自前明設廠珠山之麓命官督造施至奉行不善費國帑茶工匠

役於是者幾不聊生孰謂陶為細務而董其事者可不  
審慎乎哉英闕東之瀋陽人也世受

國恩從

龍日下隸籍

內務府幼即供役於

養心殿二十餘載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仰蒙

高厚殊恩拔置郎署方恐報稱無由廼復於雍正六年秋

八月怡賢親王口宣

天語命英督監江西窯務且有工匠疾苦宜恤商戶交易  
宜平之

諭大哉

皇言何其恩之周而慮之深也英祇承出都於本年十月  
間抵廠一應工匠商戶造辦交易之事靡不仰遵

聖諭惕厲戰兢凡出納毫釐器皿數目俱係造冊報銷於  
內務府總管年處按月核算迄今乙卯七載於茲矣雖

勉竭駑駘不敢苟忽然才識鄙淺舛誤實多荷蒙

聖慈不加罪斥且歲

賜薪水之費五百金舉家佩

德飽

恩功難抵罪自揣微陋小臣平生過分倖事實為未有因  
念陶固細務自一身以及工役皆邀

皇上周卹敢不具述始末以宣揚

德意且汙尊土簋



國家之儉德攸關則陶器為世所必需而製造亦為後  
所難免得其道則事半功倍失其道則公廢人勞苟茫  
無稽於後何如略志述於今英雖不敢謂陶之微與確  
信深知然既習且久其於製造之器皿條目欸綯尺寸  
工匠錢糧暨夫賞勤勸惰之大略不無一得之愚爰舉  
而條列於後鐫石珠山之陽俾後之繼英董理者知所  
考稽審慎共體我

皇上恤民勸工之至意庶無糜費擾衆之弊用述梗槩以

自志感惕并示後之君子倘所謂耕問僕織問婢者其或不失此意乎

燒造各色條款

一歲用淮安板閘關錢糧八千兩一應工價飯食泥土紬料俱照民間時價公平採買毫無當官科派之累再衆工之婚喪勸賞以及醫藥置產之用并在於內

一在廠工匠辦事人役支領工值食用者歲有三百

餘名

一每歲秋冬兩季催覓船隻夫役解送圓琢器皿六  
百餘桶歲例盤碗鍾磬等上色圓器由二三寸口  
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萬六七千件其選落之  
次色尚有六七萬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  
賞用其餅壘蹲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大以至三  
四尺高大者亦歲例二千餘件尚有選落次色二  
三千件不等一併裝桶解京以備

賞用至於每月初二十六兩期解送淮關總管年處呈  
樣或十數件或六七件不等在外

一廠內所造各種釉水欸項甚多不能備載茲舉其  
仿古採今宜於大小盤碗鍾磬瓶罍罇彝歲例貢

御者五十七種開列於後以志大槩

鐵骨大觀釉

有月白粉青大綠等三種  
俱仿內發宋器色澤

鐵骨哥釉

有米色粉青二種俱  
仿內發舊器色澤

銅骨無紋汝釉

仿宋器貓食盆  
人面洗色澤

銅骨魚子紋汝釉

仿宋器色澤

白定釉

止仿粉定一種其土定未仿

均釉

仿青驢肝馬肺五種外新得深紫米色天藍蜜

變四種

仿宣窰霽紅

有鮮紅寶石紅二種

宣窰霽青

色澤濃紅有橘皮棧眼

仿廠官釉

有鰐魚黃蛇皮綠鵝黃斑點三種

龍泉釉

有淺深二種

東青釉

有淺深二種

仿米色宋釉

係從景德鎮東二十里外地名湘湖有故宋窰址覓得瓦礫因仿其色澤

款式

粉青色宋釉

其款式色澤同米色宋釉一處覓得

仿油綠釉

係碧玉光彩中斑駁古雅

爐均釉

色在廣東窰與宜興掛釉之間而花紋流淌變化過之

歐釉

仿舊歐姓窰有紅藍紋二種

青點釉

仿窰舊器色澤

月白釉

色微類大觀釉白泥胎無紋有淺深二種

仿宣窯寶燒

有三魚三果三芝五福四種

仿龍泉釉寶燒

本朝新製有三魚三果三芝五福四種

翡翠釉

仿青點金點三種內發素翠

吹紅釉

吹青釉

仿永樂窯脫胎青白錐拱等器皿

仿萬厯正德窯五彩器皿

仿成化窰五彩器皿

宣花黃地章器皿

本朝新製

法青釉

係新試配之釉較霽青  
濃紅深翠無橘皮稜眼

仿西洋雕鏤像生器皿

伍拱盤碟瓶盒等項畫  
之渲染亦仿西洋筆意

仿澆黃錐綠花器皿

仿澆黃器皿

有素地錐  
花二種

仿澆紫器皿

有素地錐  
花二種

錐花器皿

各種釉  
俱有



堆花器皿

各種釉水俱有

抹紅器皿

仿舊

彩紅器皿

仿舊

西洋黃色器皿

本朝新製

西洋紫色器皿

本朝新製

抹銀器皿

本朝新製

彩水墨器皿

本朝新製山水人物花卉  
銅毛仿筆墨濃淡之意

仿宣窯填白器皿

有厚薄大小不等

仿嘉寧青花

仿成化寧淡描青花

米色釉

與宋米色釉不同有淺深二種

釉裏紅器皿

有通用紅釉繪畫者有青葉紅花者

仿紫金釉

有紅黃二種

澆黃五彩器皿

此種係新試所得

仿澆綠器皿

有素地錐花二種

洋彩器皿

本朝新仿西洋法瑯瑯畫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無不精細入神

拱花器皿

各種釉水俱有

西洋紅色器皿

本朝新製

仿烏金釉

黑地白描金二種

西洋綠色器皿

本朝新製

西洋烏金器皿

本朝新製

抹金器皿

仿東洋

描金器皿

仿東洋

描銀器皿

仿東洋

厥官釉大缸

口面徑三尺四寸至四尺高一尺七八寸至二尺釉色有鱗魚黃瓜皮

綠黃綠  
點三種

陶冶圖編次

一採石製泥

惟陶利用範土作胎其土須採石煉製石產江南  
徽郡祁門縣距窰廠二百里山名坪里谷口二處  
皆產白石開窰採取剖有黑花如鹿角菜形土人  
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磚式名為白不

不音敦上聲凡造瓷之泥土皆以此為名蓋景德鎮人土音也色純質細製造脫

胎填白青花圓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各就產地為名皆出江西饒州府屬各境採製法同白不止可供攪合製造之用於麤厚器皿為宜幅中為開採為舂碓為畚煉採石製泥之法不越於是云

## 二淘練泥土

造瓷首需泥土淘練尤在精純土星石子定帶瑕

疵土雜泥鬆必至拆裂淘練之法多以水缸浸泥  
木鈚翻攪標起渣沈過以馬尾細籬再澄雙層絹  
袋始分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漿稠用無底木匣下  
鋪新磚數層內以細布大單將稠漿傾入緊包磚  
壓吸水水滲成泥移貯大石片上用鐵鍬翻撲結  
實以便製器凡各種坯胎不外此泥惟分類按方  
加配材料以別其用幅中所載器具人工描摹淘  
練情形悉備

### 三煉灰配釉

陶製各器惟釉是需而一切釉水無灰不成其釉  
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  
鳳尾草迭壘燒煉用水淘細即成釉灰配以白不  
細泥與釉灰調和成漿稀稠相等各按瓷之種類  
以成方加減盛之缸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  
為杓注之具其名曰盆如泥十盆灰一盆為上品  
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為中品之釉若泥灰

平對或灰多於泥則成麤釉圖中缸內所浮之鍋  
即盆是也

### 四製造匣鉢

瓷坯入窯最宜潔淨一沾泥渣便成斑駁且窯風  
火氣衝突易於傷坯此坯胎之所必用匣鉢套裝  
也匣鉢之泥土產於景德鎮之東北里淳村有黑  
紅白三色之異另有寶石山出黑黃沙一種配合  
成泥取其入火禁煉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



似泥不用過細俟匣坯微乾畧鏤入窰空燒一次  
方堪應用名曰鍍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常用麤泥  
拉造砂盃為本地鄉村坯房人匠等家常之用

### 五圓器修模

圓器之造每一式欸動經千百不有模範式欸斷  
難畫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  
算放大則成器必較原樣收小蓋生坯泥鬆性浮  
一經窰火鬆者緊浮者實一尺之坯止得七八寸

之器其抽縮之理然也欲求生坯之準必先模子是修故模匠不曰造而曰修凡一器之模非修數次其尺寸式款燒出時定不能脗合此行工匠務熟諳窯火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成模範景德一鎮羣推名手不過兩三人

六圓器拉坯

圓器之製不一其方瓣稜角者則有鑲雕印削之作而渾圓之器又用輪車拉坯就器之大小分為

二作其大者拉造一尺至二三尺之盤盪鍾磔等  
小者拉造一尺以內之盤盪鍾磔等車如木盤下  
設機局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坯方免厚薄偏側  
故用木匠隨時修治另有泥匠搏泥融結置於車  
盤拉坯者坐於車架以竹杖撥車使之輪轉雙手  
按泥隨手法之屈伸收放以定圓器款式其大小  
不失毫黍

七琢器做坯

餅壘罇彝皆名琢器其渾圓者亦如造圓器之法  
用輪車拉坯俟其晒乾仍就輪車刀鏃定樣之後  
以大羊毛筆蘸水洗磨俾光滑潔淨然後吹釉入  
窯即成白器如於坯上畫料罩釉即為青花其鑲  
方稜角之坯則用布包泥以平板拍練成片裁成  
塊段即用本泥調糊粘合另有印坯一種係從模  
中印出製法亦如鑲方鑲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  
琢器無異凡此坯胎有應錐拱雕鏤者俟乾透定

稿以付崑門工匠為之

八採取青料

瓷器無分圓琢其青花者有宣成嘉萬之別悉藉  
青料為繪畫之需而霽青大釉亦賴青料配合料  
出浙江紹興金華兩郡所屬諸山採者赴山窰取  
於溪流洗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為頂選統  
名為頂圓子俱以產地分別名目販者攜至燒瓷  
之所埋入窰地煅煉三日取出淘洗始售賣備用

其江西廣東諸山間有產者色澤淡薄不耐煅煉  
止可畫染市賣粗器圖中所繪特詳採取其於製  
煉則未及焉

九揀選青料

青料煉出後尤須揀選有料戶一行專司其事料  
之黑綠潤澤光色俱全者乃為上選於仿古霽青  
青花細瓷用之色雖黑綠而鮮潤澤者為市賣粗  
瓷之用至光色全無者性薄煉枯悉應選棄至用

料之法畫於生坯罩以釉水過窯燒出俱成青翠若不罩釉仍是黑色如窯火稍過則所畫青花多致散漫惟青花中有韭菜邊一種獨為青楚入窯不改故細描必用之圖內筐盛匣鉢乃屬點綴非選料正意

### 十印坯乳料

大小圓器拉成水坯俟其潮乾用修就模子套坯其上以手拍按務使泥坯周正勻結始褪下陰乾

以備斲削其濕坯不宜日晒晒即拆裂至畫瓷所需之料研乳宜細粗則起刺不鮮每料十兩為一鉢專工乳研經月之後始堪應用乳用研鉢貯於矮凳凳頭裝有直木上橫一板鏤孔以裝乳槌之柄人坐於凳握槌乳之工價每月三錢亦有兩手乳兩鉢夜至二鼓者工值倍之老幼殘疾多藉此資生焉

十一圓器青花



青花繪於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歟相同必致參差互異故畫者止學畫而不學染染者止學染而不學畫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畫者染者各分類聚處一室以成其畫一之功其餘拱錐雕鏤業似同而各習一家釉紅寶燒技實異而類近於畫至如器上之邊線青箍原出鏤坯之手其底心之識銘書記獨歸落款之工花鳥禽魚寫生以肖物為上宣成嘉萬倣古以多見方精此青花之

異於五采也

十二製畫琢器

琢器之式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之方別采繪鏤  
雕之異仿舊須宗其典雅肇新務審其淵源器自  
陶成矩規悉遵古制花同錦簇采色勝上春臺觀  
哥汝定均杯汙之儀則非遠水火木金土洪鈞之  
調劑維神或相物以賦形亦範質而施采功必藉  
夫埏埴出自林泉制不越夫蹲壘重均彝鼎爐烟

煥色雖瓦缶亦參橐籥之權彩筆生花即窰瓷可  
驗文明之象

十三蘸釉吹釉

圓琢各器凡青花與觀哥汝等均須上釉入窰上  
釉之法古制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毛筆搨釉  
弊每失於不勻至大小圓器及渾圓之琢器俱在  
缸內蘸釉其弊又失於體重多破故全器倍為難  
得今圓器之小者仍於缸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

大件俱用吹紬法以徑寸竹筒截長七寸頭蒙細  
紗蘸紬以吹俱視坯之大小與紬之等類別其吹  
之遍數有自三四遍至十七八遍者此吹蘸所由  
分也

十四錠坯窰足

圓器尺寸既定於模而光平必需於錠故復有錠  
坯之作作內設有錠坯之車形與拉坯車相等惟  
中心立一木樁樁視坯為粗細其頂渾圓包以絲

綿恐損坯裏也將坯扣合椿上撥輪轉旋用刀鏃  
削則器之裏外皆得光平其式款粗細關乎鏃手  
之高下故鏃匠為緊要之工至它足一行因拉坯  
之時下足留一泥靶長二三寸便於把握以畫坯  
吹釉俟吹畫工竣始鏃去其柄它足寫款圖中工  
匠鏃它並列

十五成坯入窯

窯制長圓形如覆釜高寬皆丈許深長倍之上罩

以大瓦屋名為窰棚其烟突圍圓高二丈餘在後  
窰棚之外瓷坯既成裝以匣鉢送至窰戶家入窰  
時以匣鉢疊累罩套分行排列中間疎散以通火  
路其窰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  
凡安放坯胎者量釉之軟硬以配合窰位俟坯器  
滿足始為發火隨將窰門磚砌止留一方孔將松  
柴投入片刻不停俟窰內匣鉢作銀紅色時止火  
窰一晝夜始開

# 十六燒坯開窯

瓷器之成窯火是賴計入窯至出窯類以三日為率至第四日清晨開窯其窯中套裝瓷器之匣鉢尚帶紫紅色人不能近惟開窯之匠用布十數層製成手套蘸以冷水護手復用濕布包裹頭面肩背方能入窯搬取瓷器瓷器既出乘熱窯以安放新坯因新坯潮濕就熱窯烘焙可免火後坼裂穿漏之病圖內據案包紮者為出窯瓷器肩運柴片

者為現在燒窯其搬運出窯情形未詳繪也

十七圓琢洋采

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  
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合以白瓷片畫  
染燒試必熟諳顏料火候之性始可由粗及細熟  
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為佳所用顏料與法  
瑯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  
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渲染膠水所調便於搨抹



而清水之色則便於堆填也畫時有就桌者有手持者亦有眠側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

### 十八明爐暗爐

白胎瓷器於窰內燒成始施采畫采畫後復須燒煉以固顏色爰有明暗爐之設小件則用明爐爐類法瑯所用口門向外週圍炭火器置鐵輪其下托以鐵叉將瓷器送入爐中傍以鐵鉤撥輪令其

轉旋以勻火氣以畫料光亮為度大件則用暗爐  
爐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週圍夾層以貯炭火下  
留風眼將瓷器貯於爐膛人執圓板以避火氣爐  
頂蓋版黃泥固封燒一晝夜為度凡燒澆黃綠紫  
等器法亦相同

十九求草裝桶

瓷器出窰每分類揀選以別上色二色三色脚貨  
等名次定價值高下所有三色脚貨即在本地貨

賣其上色之圓器與上色二色之琢器俱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以專其事至二色之圓器每十件為一筒用草包紮裝桶以便遠載其各省行用之粗瓷則不用紙包裝桶止用茭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為一仔

字書云仔任也一仔猶俗云一駄

或五六十件為一仔

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纏於外水陸搬移便易結實其匠衆多以茭草為名目

## 二十祀神酬願

景德一鎮僻處浮梁邑境週袤十餘里山環水繞中央一洲緣瓷產其地商販畢集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靡不藉瓷資生窯火得失皆尚禱祀有神童姓為本地窯民前明製造龍缸連歲弗成中使嚴督窯民苦累神躍身窯突中捐生而缸成司事者憐而奇之於厰署內建祠祀焉號曰風火仙迄今屢著靈異窯民奉祀維謹酬獻無虛日甚至俳優奏技數部簇

於一場

龍缸記

青龍缸邑志載前明神廟間造先是累弗成督者益力  
火神童公憫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事詳神小傳此  
則成後落選之損器也棄置僧寺牆隅余見之遣兩輿  
夫舁至神祠堂西飾高臺與碑亭對峙以薦之或者疑  
焉以為先生好古耶不完矣惜物耶無用矣於意何居  
余曰否否夫古之人之有心者之於物也凡聞見所及

必考其時代究其款式追論其製造之原委務與史傳相合而一切荒唐影響之說不得而附和之或以人貴或以事傳或以良工見重每不一致要不敢襲昵云爾故子胥之劍陳之廟堂揚雄之匱置之墓口甄邯之威斗殉之壽藏蓋其人生所服習死所裁決雖歷久殘缺而靈所憑依將在是矣況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團結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琤者神精忱猛氣也其人則神其事則初其工則往古奉御之所遺留而可不加之

寶重乎由志所云萬厯己亥到今雍正庚戌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淪於瓦礫者必有物焉實呵護之令非有心人也神或召之耳故記之缸徑三尺高二尺強環以青龍四下作潮水紋牆口俱全底脫雍正庚戌歲月日記

重修琵琶亭記

江州琵琶亭天下古今一大名勝也其地介於匡廬潯水間為游覽者所必至古今冠蓋士夫騷人墨客艷其

事訪其跡者率寄之謳吟憑弔佳篇名句不翅春花秋  
卉之蕃茂矣自樂天迄今八九百年不知幾經興廢雖  
興而廢廢而興為時有久暫之異而人無有不知之而  
傳之者以瀕臨大江為風濤洶蕩圯岬斷沙間僅存一  
笠柱檻傾側旦晚莫支幾為洪波巨浸中桑田噫司馬  
青衫之淚應不免為斯亭再濕也因思亭為天下古今  
之名勝則修葺保護之責謀所以興之者天下古今人  
所不得而辭余自乾隆己未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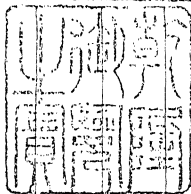


命司榷潯關計駐節亭側已八載於茲觸目動心不忍視  
名勝淪沒於是量節七箸經營葺補數年來始得新其  
亭培其基築以隄構以樓檻廊廡留先賢之遺韻供後  
賢之游觀矻矻孜孜致熱心於冷澹排場以覽客而新  
久遠之跡固知往來於斯亭者領者半笑者亦半然不  
暇顧也丙寅春工既竣爰約諸同事偕遊遊而樂樂而  
吟吟而憑闌注目見夫雲態烟容大江東去不禁爽然  
失筆然歎曰有是哉往者過而來者續物理其有然也

又何必斤斤於久斲乎天下事有其始必有其繼初於始者固不能要其終而繼於後者又何異於初始如斯亭之肇基昔人鳩工庀材不知幾經圖度極思致力於久而不欲速朽於斲然而荒落隨之矣則昔日之久皆為今日之斲又烏知後日之斲不即為今日之久乎從來名勝之區人傳事事傳地地傳人在一時之事與地則甚斲而傳之後則又甚久要皆以人為政天之篤生斯人實非偶然樂天之後雖無樂天千載而下風塵牛

馬中傳其慨息尚有藐茲一余余之後又安必無風流  
大雅如樂天其人者而余又何足道斯亭也初於前葺  
於後其繼而葺之者且或擴充輪奐較勝於今日則興  
於一時感於百世雖古今之時不同先後之事不同而  
人之雅風逸韻當必有同焉者試觀天地之氣運人事  
之興會循之環之自相延於無盡又豈可泥久暫之說  
以聽往跡之興廢而弗論是役也余既私淑先余之樂  
天而更勒之石以為後余之樂天者告亭乎亭乎遙遙

千古庶幾可以不朽矣乎乾隆丙寅歲月日記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五